

242024

242024



傳記

美 勃爾曼 作 · 石華父 譯



RAU17/08

16

14477

243024



記 傳

國文學部・學生部 編

16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曾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康納臣 (Bradley Connors)，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耿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劇中人

利查·克脫

米尼，瑪利紅·弗羅特的女傭。

美爾却·法達克，維也納作曲家。

瑪利紅·弗羅特

利安特·諾蘭

華利克·惠爾生

奧林·金尼考脫

司來特·金尼考脫，奧林的女兒。

景

全劇情節發生於瑪利紅·弗羅特在紐約的畫室中。時間是一九三二年。

第一幕 十一月一個下午，約五時。

第二幕 三星期後一個下午。

第三幕 二星期後一個下午。

各幕間幕下，以表示時間的經過。

第一幕

景：瑪利紅·弗羅特的畫室公寓，在紐約西五十七街一所舊式的畫室大廈中。一間大而空闊的房，內部各式各樣的陳設表現出各個房東的藝術工具而轉租與流浪租戶如瑪利紅·弗羅特的。牠們的風格包含從弗洛倫司到現代的格蘭特·拉壁慈 Grand Rapids [1]。中間一個可移動的臺上擺着一個紅色絲絨墊金邊的教皇寶座，不遠就是一把美國廚房中的普通坐椅。那盞在法帝國時代的沙發上灑着柔光的掛燈，是一件嵌絲的比尙挺 [2] 銅器。另一較長的沙發靠着鋼琴橫在房中，是柔軟綠色的絲絨面子，有着公園路 [3] 高尚花廳般的雅緻。後面樓梯通瑪利紅的臥室，梯下疊着她的帆布畫幅。室中有一個很好的木質聖母聖子雕像，像是幾

千年前物。面對觀衆的牆上掛着大而暗淡的油畫，是薩琴脫立白司台爾與某夫人〔四〕的摹本，或許是從前的房客留下作房金的。

或因於目前居住人的適應的精神，或因於它們鬆弛於藝術的民主中，這些具有創造精神的零星物件，並不呈現不調和。這房間是溫暖的，空氣是混濁的，有着安靜的陰影與清明的光亮。右方巨大的鉛窗，雖然有些部份是湊補起來的，顯出裂縫了，在退去的黃昏中，閃耀着珠光。就是那滅火器的銅質圓筒體與追隨着它的斧，在廳中顯露出來，也不像是防備災害的器具，倒像是博物院中有趣的古玩。除開現代派外，各派代表作品這裏全有。這畫室具有與時代相違背的柔和。台後左方有一門通廚房與米尼的臥室；中間樓梯下有一門通走廊。樓梯上首中間有一門通瑪利紅的臥室。

時間：十一月一個下午，約五時。

幕啓：利查·克脫心神不安，正吸完一枝煙。他具有一個見過最惡劣的情況與忍受過最劇烈苦痛的人的主要勇氣。他具有他自己知道可以用憐憫冲坍的硬心腸，與因幼年見過正義被摔棄，眼淚無救而產生的那種憤慨，與因見過一切都陷入一個混亂的世界而來的自恃，除開一個頑強堅韌的信仰中心——對其他一切他笑着，他獨信賴這中心。他具有一個宗教狂般的深威，與一個流浪人的鬆散。他從廳走到門，喊着。

克脫 喂，喂，你叫什麼名字？

（米尼，瑪利紅·弗羅特不可分離的女傭，一個五十歲左右德國女人，上。她很氣憤，被人這樣隨便呼喚，而呼喚她的又是一個陌生人。）

米尼（莊重說） 請你注意，我的名字是米尼。

克脫 弗羅特小姐什麼時候出去的？

米尼 兩點光景。

克脫 現在差不多五點了。她不是該回來了嗎？

米尼 她說她回家吃點心的，別的我全不知道。

克脫（嚴肅地） 我知道。她請我來吃茶點……她在那兒吃的午飯？

米尼（酸溜溜地） 那我可不知道。

克脫 有人來接她去的還是她一個人出去的？

米尼 她一個人出去的。還有話問嗎？

克脫 沒有了，反正問你也沒用。

米尼 那末你幹嗎問我？（門鈴響。米尼絕望之中舉起了雙手。她走出去，含糊說着：我的天呀！」克脫看着她覺得很好玩，點着了另一枝煙。）

（外面高大的相互寒喧聲 「啊，我的親愛的法達克先生……」美爾却·法達

克，奧國作曲家上。他是一個四十五歲，高個子，鉤鼻子，臉皮薄的，而哭喪着臉的幽默家。）

法達克 啊，米尼，那個壞傢伙在那兒呀？（她向他做了個手勢，不要在陌生人前面流露真情。她是謹慎的……）還沒有回家，米尼？她往那兒去了呢？唔——唔。他們是怎樣說的，嚙拉嚙拉——我真喜歡這句話——照例嚙拉嚙拉着。好，我等着吧。這簡直是欺負人——不過我還是等。好冷呀！蒲爾……在倫敦或維也納挨凍我不在乎，那是在意料中的。不過在紐約我可受不了。（他在爐前烤火）這個年輕人又是誰呀？

米尼（簡略地） 我不知道！他問我是有五分鐘了，問她往那兒去了……（她下）
法達克 你已經得罪米尼了，我可以看得出。

克脫 那真是太不幸了。

法達克 我們見了米尼却發抖……等得很久了嗎？

克脫 半點多了。

法達克 真是怪事——一直從我認識瑪司紅以來，總有人等着她的。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有兩種人——等的人與讓人等的人……

克脫 這算是一個警句嗎？

法達克 你反對警句嗎？

克脫（帶些驕傲） 我看不起警句。

法達克（容忍地把克脫打量了一番） 哼！弗羅特小姐的朋友嗎？

克脫 完全不是的。

法達克 那至少沒有使你可以驕傲的理由。

克脫 我正碰巧不是的。

法達克 我可憐你。

克脫 豪情俠義，我也看不起。

法達克（輕淡地）而我以為美國人是容易受情感衝動的……

克脫 而我懶惡泛論與其他各式各樣的快人快語。……

法達克（冷淡地）年輕人，我們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克脫 你說「年輕人」這句話，有一些些低聲下氣的味兒，對於這個我實在沒有放在心上……

法達克（歡愉的，鼓勵着他往下說。）你喜歡我的什麼？一定有什麼使你喜歡的。

克脫 要是我是那種人，你的問話可以使我受窘。

法達克（很高興）對瑪利紅好極了！

克脫 你爲什麼這麼說！

法達克 她老有挑中奇才的本領！

克脫 你憐錯了。弗羅特小姐沒有挑中我，而是我挑中了她。（法達克注視着他，這使他驚異。）我寫給弗羅特小姐一封信，一封商業信。她回了我一封信，約我四點半到這兒來。現在五點已經過了。她剝奪了我半小時的生命……

法達克 我想那半小時很有價值的……

克脫 我把我的生命縮短了卅分鐘。天呀，我是怎樣恨這些婆希米亞人呀！五

法達克（天真地） 你難道是一位福音派教徒嗎？

克脫 目前我是一位商人。我不是來這兒握手喝茶的，而是來談買賣的。我來到這兒，對弗羅特小姐是一種恩惠，很可能帶給她一筆可觀的收入……

法達克 收入！啊！那解釋了她爲何遲遲不來……

克脫（懷疑） 你是看不起收入的，我想！你難道竟是一個古人嗎？

法達克 年輕人，你的技巧用在我身上，完全是浪費……

克脫 技巧！你說什麼？

法達克 當我年輕的時候，在未獲得任何成功以前，我是以魯莽無禮為原則的，故意魯莽無禮，過分憤慨，來引人注意。當你無須等着人來給他們恩惠時，我可以向你保證，你自會平心靜氣的。

克脫（兇狠的，因他給人說着了） 你是這般想的嗎？那正是你錯誤的地方。現在我魯莽無禮；等我成功了，我可要殺人了！

法達克（和悅地） 祝你權力更大！不過我還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成功是一塊大團圓 我希望這不是一個警句；如果是的，請你原諒。

（停了一會，當法達克穿過走近火爐去烘手時，克脫細細看着他。）

克脫 在什麼地方我見過你的。這可真悶人！

法達克 我不信你見過我，我是剛到了美國的。

克脫 不過我認得你，我在某個地方一定見過你的……

法達克（懂了這熟悉的道理）也許你見過弗羅特小姐替我畫的像。……

克脫（懷疑）唔——也許是的……我可以問……

法達克 當然。我的名字是法達克。

克脫 作曲家法達克！

法達克（淡淡地）是的……

克脫 我以為他已經死了。……

法達克 他確是死了，不過我希望你不要告訴任何人 因為我是他的鬼魂。……

克脫（把這當做歐洲大陸人的幽默，認真覺得抱歉。）請你原諒……

法達克 爲什麼？

克脫 要是你真是作曲家法達克，我是最敬仰你的人。我最崇拜的便是音樂。

法達克（稍覺厭倦） 你往下說吧……

克脫 我在報上看到你是往好來塢去的。

法達克 是的，我是往好來塢去的……

克脫 在新的國家裏，像你這樣的人用不到向好來塢出賣自己……

法達克 啊！一個烏託邦主義的！

克脫 是的。你把這字當做一個可笑的名稱用。爲什麼？每個藝術家是一個烏託邦主義者。你一定是很疲倦了，不然你不會這樣看輕烏託邦主義的。

法達克（媚人的笑容） 我是很疲倦了。古人，像你所說的。

克脫 你可以成爲你所喜歡的任何人……